

《汉武故事》的作者与成书时代考

刘化晶

(沈阳师范大学 教务处, 辽宁 沈阳 110034)

[摘要]《汉武故事》原本应为西汉成帝时文人所为,在西汉末年、东汉初年有文人对其进行了增补和续书;流传过程中内容有所散佚,其传本至少有三个:秦汝操本、陈文燭本和今本(今本也即所谓世传本),三个传本内容互异,且前两个传本今已不见。

[关键词] 汉武故事;班固;王俭;葛洪;张衡

[中图分类号] I242.1

[文献标识码] A

[文章编号] 1000-5226(2006)02-0064-03

《汉武故事》,又名《汉武帝故事》。《说郛》引作《汉孝武故事》。关于《汉武故事》的作者,历来有争议,曾有下列几种说法:班固撰、王俭撰、葛洪撰、班周撰以及六朝人撰、文人所为、西汉成帝时文人作和汉末建安时邺下文人所为。

1. 班固撰。《汉武故事》一书始见东晋葛洪《西京杂记·题辞》:“洪家复有《汉武帝禁中起居注》一卷,《汉武故事》二卷,世人希有之者。”未言撰人是谁。《隋志》旧事类,两《唐志》起居住类均著录为两卷,亦未言撰者。《三辅黄图》卷五始有所征引,称班固《汉武故事》。(《三辅黄图》是东汉《黄图》的增订本)《崇文总目》卷十二杂史类云:“五卷,班固撰。本题二篇。今世误析为五篇。”题班固者实自此始(余嘉锡《四库提要辨证》),《宋志》故事类因之,称“班固撰《汉武故事》五卷”。晁公武《郡斋读书志》卷九传记类称“世言班固撰”。《文献通考》卷一百九十八史部传记类引作“《汉武故事》二卷;晁氏曰:‘世言班固撰。’”

2. 王俭作。《汉武故事》之说起于唐张柬之。宋晁伯宇(载之)《续谈助》卷一《洞冥记·跋》引张柬之语曰:“昔葛洪造《汉武内传》、《西京杂记》,虞义造《王子年拾遗录》,王俭造《汉武故事》。”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云:“《汉武故事》一卷,旧题班固撰,然史不云固有此书。《隋志》著录传记类中亦不云固作。晁公武《读书志》引张柬之《洞冥记·跋》谓出于王俭。唐初去齐未远,当有所考也。所言亦多与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相出入,而杂以妖妄之语。”显然,《四库全书总目》是以“唐初去齐未远”为由,断定《汉武故事》出于王俭。余嘉锡《四库提要辨证》考:“《隋志》但有杂传类,无

所谓传记类,且《汉武故事》二卷乃著录于旧事类,又并不在杂传中。《提要》误矣。”

3. 葛洪作。清孙诒让《礼记·卷一》一则以葛洪依托,其说云:“昔《西京杂记》葛洪序:‘洪家复有《汉武帝禁中起居注》一卷,《汉武故事》二卷,今并五卷为一帙。’张柬之云:‘昔葛洪造《汉武内传》、《西京杂记》’,疑《内传》即《起居注》。《汉武故事》似亦今所传本。盖诸书皆出雅川手,故文亦互相出入也。”显然孙诒让认为《汉武故事》出自葛洪之手。余嘉锡亦以为:

“张柬之据后梁蔡大宝《与岳阳王启》,定《洞冥记》为梁元帝作,又谓葛洪造《西京杂记》,为操觚凿空,咨情迂诞,而不惑于洪序中钞取刘歆《汉书》之说,其考证颇为精确。则其指此书为王俭造,自必别有依据,断非凭虚立说。特其文本为跋《洞冥记》而作,与此书不过牵连及之,故未暇举其所出耳。今既别无显证,似不便仅据单词,遽翻旧案。疑葛洪别有《汉武故事》,其后日久散佚,王俭更作此以补之。书名虽同,而撰者非一人,不必牵和为一。其称成帝为今上,似因葛洪言家有刘歆《汉书》一百卷,遂欲将此书亦归之于歆。因以影射洪书。又不题撰人,故弄狡狴,使人悬想为自刘歆《汉书》内钞出耳。至宋以后传本之题班固,则浅人所为,非其旧也。[1] P1131-1132)

4. 班周撰。黄廷监《第六弦溪文钞》卷三有《汉武故事》跋曰:“宋刘《云龙先生文集》中有《汉武故事》,书后云撰人班周。世出官次,不他见。书中言仪君传东方朔术,至今上

[收稿日期] 2005-12-20

[作者简介] 刘化晶(1971-),女,吉林德惠人,沈阳师范大学教师,文学硕士。

元延中一百三十七岁。元延者,汉成帝年号也。则周者,其成、哀间人欤?敷叙精敏,虽多诞漫不经,不与《外戚》、《郊祀志》相表里者盖解,非西汉人文章不在此。按此说甚新,然余疑‘周’字即‘固’之误。如此书古本果作班固。何以《郡斋读书志》及他所载又皆作“固”。可知自宋以来相传之本只作‘固’字。独刘所见不同耳。恐未可为据也。”可见,宋本又有误作班固撰者。

5.六朝人撰。胡应麟《少室山房笔丛·九流绪论下》用晁伯宇之说,云“《汉武故事》称班固撰,诸家咸以王俭造。考其文颇衰尔,不类孟坚,是六朝人作也。”

6.文人所为。鲁迅认为:“其中虽多神仙怪异之言。而颇不信方士,文亦简雅,当是文人所为。”(鲁迅《中国小说史略》)

7.西汉成帝时人作。李剑国《唐前志怪小说史》,根据世传本《汉武故事》中有“长陵徐氏号仪君,善传朔术,至今上元延中已百三十七岁矣,视之如童女”,按:元延乃汉成帝年号,既称“今上”,所以他断言《汉武故事》为成帝时人作,不得出自班固及王俭之手。并且说宋人刘侗、清人俞樾等均已指出这一点。^{[5] P172-179}唐骥《略论两汉杂史杂传体志怪小说》^[6]一文观点与李剑国同。

8.汉末建安时邺下文人所作。侯忠义先生在他的《汉魏六朝小说史》中说:“根据书中有佛家内容,如赞扬施与行为,谴责杀生之恶,有图讖语言,预言魏代汉而兴。潘岳《西征赋》征引了《汉武故事》中‘武帝微行柏谷’的典故等原因”,把《汉武故事》定为汉末建安时期作品。他又进一步联想曹氏父子爱好小说,邯郸淳是他们的友好。又有署名曹丕的志怪小说集《列异传》的出现,因此,认为《汉武故事》属邺下文人的创作是完全可能的。^{[6] P30-34}

要确定《汉武故事》的作者和成书时代,我们必须首先把《汉武故事》的传本梳理清楚,这样才能有的放矢。据我考证,《汉武故事》本二卷,后来散失很多。传世本仅存一卷,载于明本《说郭》卷五二、明陆辑《古今说海》、李栻《历代小说史》、吴瑄《古今逸史》、《四库全书》子部十二等。《说郭》题作《汉武故事》。《续谈助》节录十五条,多不见于今本,《类说》二一亦十五条,均简。

《四库全书卷总目》记载:

《汉武故事》一卷。旧本题班固撰。然史不云固有此书。《隋志》著录传记类中亦不云固作。晁公武《读书志》引张柬之《洞冥记·跋》,谓出王俭。唐初去齐梁未远,当有所考也。所言亦多与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相出入,而杂以妖妄之语。然如《艺文类聚》、《三辅黄图》、《太平御览》诸书所引“甲帐珠帘”、“王母青雀”、“茂陵玉碗”诸事,称出《汉武故事》者,乃皆无之。又李善注《文选·西征赋》,引《汉武故事》二条,其一柏谷亭事,此本亦无之;其一为卫子夫事,此本虽有之,而文反略于善注。考《隋志》载此书二卷,诸家著录并同。钱曾《读书敏求记》亦尚作二卷,称所藏凡二本:一是锡山

秦汝操绣石书堂本;一是陈文焯晦伯家本,又与秦本互异,今两存之云云。两本今皆未见。此书为明吴瑄《古今逸史》所刻,并为一卷,仅寥寥七八页,盖已经刊削,又非两家之本,以其六朝旧帙,姑存备古书之一种云尔。

[5] P1206

根据上文所述,《汉武故事》显然至少有三个传本,即秦本、陈本以及今本,今本也就是所说的世传本,且三个传本互异。这说明《汉武故事》在流传的过程中必然有所散佚或经过了后人的增补,只可惜秦本、陈本这两个本子的原貌今已无从看到了,以致给进一步的研究工作带来了障碍。《太平御览》、《初学记》、《艺文类聚》、《三辅黄图》、《太平广记》等古书中收录了其中的一些章句。据李剑国考证,辑佚本所知者有四:洪颐煊《经典集林》本,二卷;黄庭鉴辑本,未见;王仁俊《玉函山房辑佚书补编》本,书未付梓,鲁迅《古小说钩沉》收《汉武故事》辑本,此本较洪本完备,特有条理。李剑国先生讨论《汉武故事》即依据此本。但今查传世本(即明代吴瑄《古今逸史》所刻本,《四库全书》所载与之相同)、《太平广记》等书所录,发现鲁迅辑本尚有四十多条脱漏之处。

《汉武故事》不可能出自班固之手。其一,因为葛洪《西京杂记·题辞》、《隋志》旧事类和两《唐志》起居注类都未提到班固撰此书,正如《四库全书总目》所云:“《汉武故事》一卷,旧本题班固撰,然史不云固有此书。”其二,司马光《通鉴考异》卷一云:“《汉武故事》多诞妄,非班固书,盖后人为之,托固名尔。”其三,《汉武故事》,虽多出入《汉书》,但诚如李剑国先生在《唐前志怪小说史》中所说:“仔细对照,传世本《汉武故事》与《汉书》多有不合之处。如《汉书·外戚传》载栗姬、钩弋夫人皆失宠而死,《故事》则称栗姬自杀,钩弋自知死日而卒;《公孙弘传》载弘有瘳,年八十,终丞相位,《故事》却作尸谏自杀。尽管《故事》采逸闻非实录,但这些基本史实不应在班固一人之手自相抵牾。”宋晁伯宇《续谈助》卷三《汉武故事·跋》:“世所传班固所撰《汉武故事》,其事与《汉书》时相出入而文不逮,疑非固所撰也。”说王俭作,亦难成立。李剑国亦指出这一点。他说:“张柬之《书洞冥记后》颇能标新立异,湘东造《洞冥》、虞义造《拾遗》等皆闻所未闻。论者今以其乃初唐人去古未远,遂深信不疑,殊不知张氏未提出任何证据。”余嘉锡《四库提要辨证》则认为张柬之说《汉武故事》王俭造,当别有依据,断非凭虚立说。只因其文本为跋《洞冥记》而作,与此书不过牵连之,故未暇举其所出耳。这个解释较为合理。张柬之不大可能毫无依据地乱说,按王俭宋齐间人,《南史》卷二二、《南齐书》卷二二三有传。曾校书籍,著《七志》、《元徽四部书目》、《古今丧服集记》等。姚振宗疑王俭把《汉武故事》抄入《古今丧服集记》,这也许就是张柬之所谓《汉武故事》王俭造的依据吧。其实早在王俭之前,东汉张衡《思玄赋》、《西京赋》,西晋潘岳《西征赋》都曾征引过《汉武故事》中的典故。如《思玄赋》云:“王肆侈于汉庭兮,卒衔恤人而绝绪。尉龙眉而郎

潜兮，逮三叶而进武。……夫吉凶相仍兮，恒反仄而靡所。”其中引用了《汉武故事》中“颜驷三世不遇”的典故。李善注云：

《汉武故事》曰：颜驷不知何许人，汉文帝时为郎。至武帝，尝辇过郎署，见驷龙眉皓发，上问曰：“叟何时为郎？何其老也？”答曰：“臣文帝好文而臣好武，至景帝好美而臣貌丑，陛下即位好少而臣已老，是以三世不遇，故老于郎署。”上感其言，擢拜会稽都尉。

《太平御览》卷三八三，人事部二四记载：

《汉武故事》曰：上尝辇过郎署，见一老髭须皓白，衣服不完，上问曰：“何时为郎？何其老矣。”对曰：“臣姓颜名驷，江都人也，文帝时为郎。”士问曰：“何不遇也？”驷曰：“文帝好文臣好武，景帝好老而臣又少，陛下好少臣已老，是以三世不遇，”上感其言，拜为会稽都尉。

张衡《思玄赋》李善注引与《后汉书·张衡传》及《太平御览》所引颇不相同，盖出于另一本。

张衡《西京赋》：“于是钩陈之外，阁道穹隆。属长乐与明光，径北通乎桂宫。”李善注：“《汉武故事》：上起明光宫、桂宫、长乐宫，皆辇道相属，悬洞飞阁，北渡从中宫西上城至神明台。”与《御览》引不同。

张衡《西京赋》又云：“柏梁既灾，越巫陈方。建章是经，用厌火祥。”李善注：“《汉武故事》曰：以香柏为之，闻香数十里。”

张衡《西京赋》又云：“盛衰无常，唯爱所丁。卫后兴于有鬢发，飞燕宠于体轻。”李善注：“《汉武故事》曰：子夫得幸，头解，上见其美发，悦之。”

西晋太康时潘岳《西征赋》：“汉六叶而拓畿，县弘农而远关。仄紫极之闲敞，甘微行以游盘。长傲宾于柏谷，妻睹貌而献餐。畴匹妇其已泰，胡厥夫之缪官！”李善注引了《汉武故事》中的汉武帝微行柏谷亭的故事，但其内容略于《御览》。根据张衡、潘岳文章里征引的《汉武故事》中的典故来看，《汉武故事》已为东汉、魏晋时人所熟知，因此，《汉武故事》至迟也应成书于东汉张衡之前，不能是汉末建安时期的作品，也不可能出自南朝王俭之手，当然也不可能出自西晋葛洪之手。

传世本《汉武故事》，上起自汉景帝王皇后的身世，下迄武帝崩，葬于茂陵事。书中明确说：“惟一女子长陵徐氏号仪君，善传所朔术，至今上元延中已百三十七矣，视之如童女。”按元延为西汉成帝年号，既称“今上”，说明传世本《汉武故事》当为汉成帝时人作。此外，关于仪君的记载，其叙述笔法与前后文章风格相贯通，因此，不可能是后人增入的。

在《续谈助》卷三引《汉武故事》中的确有关于佛教的记载，如：“神君所言，上辄令记之，命曰画法。率言人事多，鬼事少。其说鬼事与浮屠相类，与人为善，贵施与，不杀生。”其中赞扬施与行为，而谴责杀生之恶，有图谶语言，据《三国志》卷一三《乌丸鲜卑东夷传》注引《魏略·西戎传》记载，

哀帝元寿元年大月氏王使伊存已向博士弟子景卢口授《浮屠经》，其时下去元延中有八九年。史书没有记载，因而不能断言元延中已对佛教有所耳闻。虽然说武帝时已通西域，但也不能说明西汉人对佛教一定会有所耳闻。所以有关佛教内容有可能出自西汉末到东汉初年文人的续书。

《御览》卷八百八引《汉武故事》曰：“汉成帝为赵飞燕造服汤殿，绿琉璃为户。”《草堂诗笺》卷一引《汉武故事》说：“平时时，哀帝衣自在押外。”语及西汉末年的哀帝和平帝。这两条显然不可能是成帝时人语。而且今本《汉武故事》及《续谈助》所录者无此二事。《中兴馆阁书目》故事类且称《汉武故事》“杂记武帝旧事及神怪之说，未载宣帝事”。据此，李剑国得出结论是：“足见非其本书，不是《御览》、《草堂诗笺》引有误，就是所据之本经过了后人妄增。”说“经过了后人妄增”是可信的，但如果说“《御览》、《草堂诗笺》引有误”则只能是一种主观推测，他的怀疑没有确凿根据，无法令人信服。

那么这一传本最早应成书于西汉文人之手。另一证据是《御览》八十八引《汉武故事》：“顾谓群臣曰：‘汉有六七之厄，法应在受命。宗室子孙，谁当应此者？六七四十二，代汉者当涂高也。’”这是一种图谶语言，有人认为这是“预言魏当代汉而兴”，按《汉武故事》书中并无明证，因此，上述说法纯粹出于主观臆测。我考证，从“汉有六七之厄，法应再受命。宗室子孙，谁当应此者”的情况看，这或许是预言东汉即将代替西汉，此言更可能出自西汉末年东汉初人之口。

简言之，我认为《汉武故事》至少有三个传本，一是锡山秦汝操绣石书堂本；一是陈文燭晦伯家本，一是世传本，三个传本又互异。秦本、陈本今已不见。传世本仅存一卷，载于明本《说郭》卷五二、明陆辑《古今说海》、李栻《历代小说史》、吴琯《古今逸史》、《四库全书》子部十二等。《说郭》题作《汉武故事》。《续谈助》节录十五条，多不见今本，《类说》二一亦十五条，均简。传世本当为汉成帝时人作。此外，《艺文类聚》、《三辅黄图》、《太平御览》诸书所引有甲帐珠帘、王母青雀、茂陵玉碗、柏谷亭事等云出《汉武故事》，很可能为西汉末年东汉初年文人增补本。长期以来，学者们对《汉武故事》的成书疑惑不解，其主要原因在于他们把《汉武故事》的多个传本以及增补本强合为一，进而论其时代所造成的。

【参考文献】

- [1]余嘉锡.四库提要辨证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80.
- [2]李剑国.唐前志怪小说史[M].天津:南开大学出版社,1994.
- [3]唐骥.略论两汉杂史杂传体志怪小说[J].宁夏大学学报(哲社版),1998,(4):28-32.
- [4]侯忠义.汉魏六朝小说史[M].沈阳:春风文艺出版社,1989.
- [5]永裕等.四库全书总目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65.

【责任编辑 杨抱朴】